

直播行业近年来快速发展，年轻学生积极拥抱“互联网”，通过直播展示才艺、推介校园文化、进行创业和公益助农等，让人感受到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和敢试敢闯的年轻活力。可有些学生却走偏了，在教室或寝室不分时段直播，影响他人正常学习生活；有些学生为了做直播，陷入经纪公司、培训公司骗局，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有人打着“学生”名号进行直播，将自己包装成学生直播引流带货，甚至为求流量打擦边球直播低俗内容。

正在当主播的广东某大学在校生刘婷（化名）打算合约到期就立马停播，因为“做主播一年半以来，每天都在内耗，每天都精神恍惚，拼命熬，人都干‘废’了”。

她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让直播间刷礼物的大哥“开心”，让他们觉得礼物刷得值还想继续刷。为此，她要想方设法丰富直播内容，精心设计话术、活动、主题，安排好每一个环节。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此一来，她的学业一落千丈，同学们知道她做主播后也疏远了她。

记者经过多日调查发现，虽然大家都知道做好直播很难，但还是有很多人想要“跳进去”。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经常可以刷到标题带有“大学生”“女大学生”等字眼的直播，这些直播地点有的在景点、餐厅，有的在校园，更有甚者在寝室或教室。直播内容包括分享学习经验、展示才艺、公益助农等，但其中也不乏性暗示、打擦边球、曝隐私等乱象。

受访专家指出，大学生当主播并非违法行为，但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更不能随意拍摄他人，否则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高校应承担起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责任，为直播行为划出清晰的边界，引导学生在合适的场合、时间进行直播，鼓励他们多进行正能量的内容创作；平台也应优化算法和人工审核机制，抵制低俗不良的内容传播。

在教室寝室做直播 影响同学学习生活

5月15日9点，记者打开手机，很快就刷到一名定位在海南海口某高校的主播。她用非常轻的声音和网友互动，直播背景是教室，能看到同学和正上课的老师，评论区有不少人发弹幕：“上课怎么还能直播？”

还有一些大学生在宿舍开启直播。记者统计发现，在某平台一个晚上至少有上百名以寝室为背景进行直播的大学生主播。

一名定位在东北某高校的主播，直播间名称是“女大学生挣学费”，直播内容是在寝室里吃饭、找话题和网友聊天，并索要礼物。

“来，大家聊一聊恋爱的话题”“送个啤酒（礼物名称），就做个下蹲”……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发弹幕质疑：“你这宿舍一看就是假的。”该主播主动拉开身后的花色布帘，证明自己没有作假。

在学校和寝室进行直播，周围同学对此如何看待？

“我就深受其害。”对于室友的直播行为，正在为考研做努力的浙江某高校大三学生艾雯雯（化名）非常恼怒。

“一开始还好，但为了留住粉丝，室友逐渐增加直播时长，直播时间也从之前的固定时间变为随时开播，可能是一大早，也可能是半夜，宿舍里很难再有安静的时间。”艾雯雯说。

最令艾雯雯生气的一次，是她有天想要在宿舍里多睡一会儿，跟室友说明情况后，她还坚持直播，一大早艾雯雯就被超大声的动感音乐吵醒。

“即使这些都可以忍受，那我们的隐私，怎么办？”谈到这个问题，艾雯雯说自己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在宿舍有限的空间里直播，所有声音都会被播出去，尽管她们已经注意不在直播时说人名和讨论学校的事情，但偶尔还是会将镜头扫到。

“直播间观众会不停地提及‘你的室友怎么样’之类的话，让我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也没有安全感。最后我申请换了一间宿舍。”艾雯雯说。

在其社交平台搜索“室友在宿舍直播”，记

者发现有多篇笔记对大学生寝室直播吐槽：“每天晚上吵死了，我也和她们说过希望她们声音小一点，人家每次都不耐烦地答应一下，然后继续吵”“我觉得在寝室直播就是不合适啊，但是想不到什么严肃有效的理由让她不直播，求大家帮忙出谋划策一下”……

直播时长要求不高 难以跳出流量陷阱

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直播，在不少学生主播眼中却是“不得已而为之”。

朱晓（化名）是一名大二在读学生，去年3月加入直播行业，她只坚持了1个多月。

公会经纪人和朱晓约定“一天播4小时，一个月100小时”的最少直播时长。起初朱晓以为，每天利用零碎时间偶尔播一下，肯定能凑满时长，但直到开播之后朱晓才发现，经纪人的意思是必须每天都上播且连续播满4小时。

“他们说这样直播间流量才高，才能赚到钱。”朱晓说，自己的课程安排相对紧凑，只有一天的课程结束后才有完整时间进行直播，“基本每天都要播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还得早起上课，特别疲惫”。

即使没有时间限制，也有更难以跳出的流量“陷阱”。

2023年9月，因一段爵士舞才艺，让在内蒙古读大学的孙涵（化名）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关注。在众多伸来橄榄枝的MCN机构（专门为网络视频创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中，孙涵选择了一家不要求固定时间上播，并承诺助其寻找直播定位，营造直播氛围的机构，不过需要抽取孙涵直播收入中的10%。

直播的前两个月，平台的流量非常可观，粉丝数量涨到4000多人。最好的一次，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超过了3000人，3个小时的直播，孙涵拿到了400多元的打赏。

但很快直播进入“平台期”，平台不再给流量扶持。为了留住观众、转化粉丝，提升互动频率、增加直播间热度成为孙涵每日的必修课。

直播间内，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想方设法

留住进入直播间的观众，快速准确地击中观众的情绪，还要学会接住各种梗；直播间外，要琢磨自己的话术、妆容、直播场景等，每一个细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失去观众。

“真的很累，很难坚持下去。”孙涵说。

她的运营指导李飞提供了一些建议——将宿舍灯光调暗，布置出朦胧隐约的氛围感，穿着低胸衣服和短裙，在深夜和凌晨直播。

“说了白了就是要秀身材，收到不同的礼物要设计对应的动作。一个啤酒（虚拟礼物）就是深蹲一次等。”孙涵说，李飞还会实时关注她的直播，指导她相关话术，比如“我也想骑上我心爱的保时捷（虚拟礼物）去兜个风”“想看看真的保时捷啥样！要是大哥开着保时捷和我一起去就更好了”……

为了流量和打赏，孙涵一一照做，“有时还有擦边动作，但我当时分辨能力低，就听信了”。

虽然直播间数据有了起色，但孙涵没有因此松一口气。直播间的粉丝变多了，评论区各种留言也都来了，甚至有人直接发来骚扰信息问她“约不约”。

孙涵不想再忍受私信骚扰和评论区的黄色玩笑，思索再三，拒绝了李飞让她线下约“榜一大哥”（打赏最多、处于榜首的观众的代称）的提议。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主播打造的人设很难改变，索性我就不频繁直播了。”现在孙涵保持着大约两周直播一场的频率，准备合同到期就解约。

耗费精力遭遇网暴 学生当主播风险多

在经历了2次网暴后，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周木子（化名）决定走出直播这座“围城”。

2023年年初，一条关于自己情感经历的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火爆，周木子因此变成了一名拥有3万粉丝的网红。借助这一波流量，周木子开启了直播生涯。她将自己打造成阳光开朗的大学生角色，借助原有的粉丝基数，很快收获了一大批新粉丝。

令她没想到的是，一次跨平台的网暴毫无

预兆地袭来。周木子的视频被人恶意剪辑后搬运到其他平台，尽管她本人和朋友不断在评论区正名，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给周木子发私信、短信甚至打电话，内容大多是指责，甚至辱骂。

周木子选择沉默不作回答，“没办法，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做回应，否则那些人会继续抓住细节大做文章”。后来，舆论慢慢平息下来。

可很快，第二次网暴又来了。起因是身边的同学在网络上散播她的谣言。

“我逐渐意识到，网络带来的名气可能成为生活中的绊脚石，我就像在放大镜下生活，现实里的琐碎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一点小问题就会被放在网络上任人指摘。”周木子说，尽管她已经避免为了流量在直播间撒娇、跳舞等，但在班级评选一些荣誉奖项的时候，还是有同学向学校“打小报告恶意中伤她”。虽然误会最后解除，但她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本该属于她的荣誉。

“我决定减少直播的频率。直播虽然带来了一些收益，但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周木子说。

对此，曾是某知名娱乐公司的星探张新（化名）表示“很正常”。他曾招聘了100多名娱乐主播，其中90%都是大学生。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就只剩10%的人还在直播。现在的主播更新迭代很快，特别是大学生主播，大多数人其实做不了太久。”张新说。

5月14日，记者随机统计了某平台当晚直播的50多名大学生的关注度，基本没有过千，其中有一半大学生主播的关注量只有两位数。

在张新看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播并不容易，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天定时定量的直播可能并不适合有课业压力的大学生。

据张新总结，各大平台的推流规则大同小异，但是如果想要获得推流，有一项基础规则：一个月至少开播15天；如果想要获得持续稳定的推流，每个月至少要开播20天，每次开播不得低于2个小时，最好大于2个小时。“这些只是基础要求，想要流量更好还得再加场次和时长，一般人根本熬不住。”

据《法治日报》

白天黑夜都在直播 为求打赏不惜擦边 大学生在寝室教室直播合适吗

引导创作积极内容 加强审核优化算法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大学生当主播并非违法行为。根据规定，直播需要实名认证，主播必须年满18周岁；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时，需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身份验证，并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也就是说，只要年龄符合要求，当主播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很多学校也将运营短视频账号当作实训。

“但是，大学生直播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更不能随意拍摄他人，否则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学校对于宿舍有行政管理权，在宿舍里，对于居住的学生来说，属于私密空间，应受隐私权保护，直播不应影响他人休息和获得安宁的权利。”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说。

郑宁提出，大部分博主以当下热点来吸引流量，却没有认真界定传播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良莠不齐的直播类型间接导致一些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传播意识的匮乏。

“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容易造成观看者信息获取也碎片化，导致在观看直播时无法准确获取主播传达的价值观点，再加上有些人恶意传播不良价值观，对一些价值观还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容易为了流量，盲目跟从甚至做出擦边违规动作。”郑宁说。

那么，针对大学生直播目前出现的一些乱象，该如何进行治理？

马丽红建议，高校应承担起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责任，通过各种形式宣讲法律规定，并对直播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作出指导性规范，通过制定合理的社区规则，为直播行为划出清晰的边界，同时引导学生在合适的场合、时间进行直播，多进行正能量的内容创作，提升学生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这也有益于正向价值观的传播。

“近两年来，随着各项关于网络建设的政策发布，各个网络平台对平台审核机制进行了优化。对于多样的板块类别的平台，应当加强算法审核机制，也应当继续优化人工审核机制，坚决抵制低俗不良的内容传播。对于大学生直播行为，平台应当给予相应的流量扶持，引导大学生传播积极正能量的话题内容，优化优质内容的审核。”郑宁说，监管体系只有在人力、技术与制度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才能有效地约束和避免在网络直播中出现低俗现象。

作为业内人士，张新也提醒，直播要有产出内容的能力，而产出内容需要时间、创意和拍摄技能，需要多次拍摄，很多时候公司的作用就是搭把手，创作还是以主播为中心。成为一名大主播需要长时间的作品和产出及粉丝维护，想要一蹴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开始直播可能断断续续有人进出，但平均下来每个时段也就一两个人，这其实很正常。从开播到吸引粉丝，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蛰伏，而大多数学生有课业压力，很难坚持。”张新坦言，所以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直播行业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的光鲜亮丽，大学生对待直播还需谨慎。

据《法治日报》



据《法治日报》

退票限制多 时间卡得紧 手续费太高 演唱会退票为何这么难

■律师支招 若格式条款不合理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

日17:17收取票价20%的手续费，4月11日17:17至5月7日23:59收取票价40%的手续费，5月7日23:59后则停止退票。

随后，记者打开玩乐App发现，该场演唱会同样显示“条件可退”的标注，记者想要在线联系客服进行咨询，但转接人工后页面显示前面有几百人排队。

江苏省消保委发布文娱演出市场消费投诉专项问题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今年4月15日至5月6日，江苏省有关文娱演出的消费维权舆情高达125676条，其中演唱会退票难、退票贵问题尤其突出。

5月9日，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的《文娱演出市场消费投诉专项问题分析报告》指出，有消费者称其于3月21日中午12点20分抢到了3月23日张杰演唱会上海站的回流票，但突然出现工作安排只能申请退款，而平台客服以“超过截止退票时间”为由拒绝。该消费者发现自己所购买的回流票开售时间是12点20分，但退票时间在当日12点就截止了。该消费者认为平台并未写清回流票退票规则，存在误导行为。

此外，同一演出，不同城市退票规则不一致，给一些消费者造成误导。《报告》指出，有消费者称其于3月20日通过某购票平台购买了林俊杰天津站演唱会门票，后因有事不能去，马上联系平台客服退票，但被拒绝。该消费者表示，在林俊杰演唱会济南站和苏州站，不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公开售票都可以24小时甚至48小时内无条件退票，但天津站不支持无条件退票。

演出票退换过程中，产生的高额手续费因何而来？

据一个演唱会主办方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设计退票手续费主要目的是防止“黄牛”恶意抢票、退票，“他们会用软件在多个平台帮网友抢票并收取高昂抢票费，如果多个平台都抢成功，就会产生部分退票。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黄牛’，哪些是消费者，只有设计一个退票费。这个退票手续费比例根据成本核算和风险把控计算而来。”

另一位演出商也表示，演出门票具有稀缺性和时效性，时间一过，门票就是废纸。举办演唱会通常不是哪一家公司就能完成的，而是很多公司、平台一起合作，加上成本高昂，导致“退票”的难度增加。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恶意竞争及“黄牛”炒票等现象。

然而网友对上述说法并不买单，有网友提出，同样是陈奕迅演唱会，上海站的退票规则显然人性化许多：预售期间，客户购票订单生成后48小时内无条件退票；正式开票后的前24小时同样无条件退票，手续费仅收取票价的0.6%；正式开票日起至活动售票通道关闭前48小时，都可以退票，而且只收取20.6%的手续费……

具体退票的比例及手续费是多少，这才导致消费者诉求无法满足的现象。

四川澳南律师事务所主任曾林刚认为，从法律性质上看，演唱会门票属于票务服务合同，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债权凭证，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消费者可以无理由退换的商品，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售票方关于退换票的提示，如果出现（服务）产品与宣传不一致或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可以向职能部门进行反映，以维护自身权益。此外，如果演员在演唱会上有假唱行为，一经证实，主办方可能需要承担侵权或违约的责任。

据《四川法治报》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公布2024年3月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的公告(三)

根据《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4号）文件要求，现将2024年3月份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予以公告：

1. 宁夏扬程物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沈新文。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9年01月至2022年05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份，金额271.11万元，税额24.4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45.27万元的行政处罚。（已自行补缴税款27.33万元）、处罚款26.37万元的行政处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2. 宁夏欣源工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张红平。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9年01月至2022年06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297.70万元，税额26.79万元；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6份，金额1937.90万元，税额175.78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104.90万元的行政处罚、处以罚款101.17万元的行政处罚。

3. 宁夏启航程航物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丁晓海。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9年01月至2022年06月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金额6.95万元，税额1.25万元；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金额401.49万元，税额36.13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2.49万元的行政处罚、处以罚款21.52万元的行政处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以上3户企业已在网络平台上予以公告，并纳入联合惩戒措施系统，由相关部门根据上述信息对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管理。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4年5月21日